

辨證
卷三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

松著

咽喉痛門

人有感冒風寒一時咽喉腫痛其勢甚急變成雙蛾者其
症痰涎稠濁口渴呼飲疼痛難當甚則有勺水不能入喉
此陽火壅阻於咽喉視其勢若重而病實輕也失陽火者
太陽之火也太陽之火卽膀胱之火也膀胱之火與腎經
之火爲表裏膀胱之火動而腎經少陰之火卽來相助故
直冲於咽喉之間而肺脾胃三經之火亦復相隨而上升
於是借三經之痰涎盡阻塞於咽喉結成火毒而不可解

治之法似乎宜連數經而治之矣然而其本實始於太陽
泄膀胱之火而諸經之火自安矣但咽喉之地近於肺太
陽既假道於肺經而肺經險要之地自狹路之戰場也安
有舍戰場要地不解其圍而先搗其本國者乎所貴有兼
治之法也方用破隘湯 桔梗二名 甘草二名 柴胡一名
白芍五名 玄參三名 麻黃一名 天花粉三名 山豆根一名
水煎服一劑而咽喉寬再劑而雙蛾盡消矣方中散太陽
之邪者居其二而散各經之邪居其五而尤加意於散肺
之邪者由近以散遠也

人有一時喉忽腫大而作痛吐痰如湧口渴求水下喉少

快已而又熱呼水咽喉長成雙蛾既大且赤其形宛如鷄
冠此喉痺之症卽俗稱而纏喉風也如陰陽二火兼熾也
一火者少陽之相火一火者少陰之君火也二火齊發其
勢更暴咽喉之管細小而火不得遽泄遂遏抑於其間初
作腫而後成蛾也蛾有二一雙蛾一單蛾也雙蛾生兩毒
兩相壅擠中間反留一線之隙可通茶水藥劑尙可下嚥
若單蛾則獨自成形反塞住水穀之路往往有勺水而不
能嚥者藥物旣不可嚥又從何路以進藥哉法宜先用刺
法一則刺少商等穴也尙欠切近用刀直刺其喉腫之處
一分則喉腫必少消可用吹藥以開之吹藥方用胆礬一

分牛黃一分 皂角煨灰末一分 射香一分 冰片一分 爲絕

細末和勻吹入喉中必大吐痰而愈此後用煎劑方名我

喉湯 射干一名 山豆根二錢 玄參一兩 麥冬五錢 甘草

一錢 天花粉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全愈也若雙蛾不必用

刺法用此方爲妙方中用玄參爲君實足以瀉心腎君相

之火況又佐之豆根射干花粉之屬以祛邪而消痰則火

自歸經而咽喉之間開門肅清矣

人有咽喉腫痛日輕夜重喉間亦長成蛾宛如陽症但不

甚痛而咽喉之際自覺一線乾燥之至飲水嚥之少快至

水入腹而腹又不安吐涎如水甚多將涎投入清水中卽

時散化爲水人以爲此喉痛而生蛾也亦用潔火之藥不
特杳無一驗且反增其重亦有勺水而不能下嚥者何也
蓋此症爲陰蛾也陰蛾則日輕而夜重若陽蛾則日重而
夜輕矣斯少陰腎火下無可藏之地直奔而上炎於咽喉
也治之法宜大補腎水而加入補火之味以引火歸藏不
熱而上熱自寒矣方用引火湯口熟地二兩巴戟天一兩
茯苓五錢麥冬一兩北五味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火自下
歸咽喉之腫痛全消二劑卽全愈方用熟地爲君以大補
其腎水麥冬五味爲佐以重滋其肺金金水相資子母原
有滂蛇之藥水旺足以制火矣又加入巴戟之溫而又是

補水之樂則水火既濟水趨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隨之勢
更增之茯苓之前導則水火同趨而共安於腎宮不獨有
琴瑟之邪諧矣又何必用桂附大熱之藥以引火歸原乎
雖桂附爲引火歸原之聖藥胡爲反棄而不用不知此等
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沸騰今補水而仍用大熱之藥雖
曰引火於一時畢竟耗水於日後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
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足補水腎中多乾燥之虞而咽
喉有清肅之益此巴戟天所以勝桂附也

人有咽喉乾燥久而疼痛人以爲此肺金之燥乃肺熱之
故也誰知是腎水之涸竭乎夫肺金生腎水有也肺氣清

藥自然下生腎水惟其肺氣甚盛則肺中津液僅可自晷
而已如腎水大耗日來取給則剝削之痛烏能免于臂如
父母未有不養贍其子者也而處困窮窘迫之時則無米
之炊何能止索飯啼饑之哭倘其子成立自能顧家爲父
母者不特可以取資而亦可免迫索之苦矣乃其父又值
有狼狽不善謀生既無倉廩之豐盈更多金錢之耗費則
子貧而父母更貧其乾枯之狀有不可形容者矣肺腎又
何獨不然故欲救肺之乾燥必先救腎之枯涸也方用子
母兩富湯治之。熟地三兩 麥冬三兩 水煎服一劑而燥
少止三劑而痛少止十劑而燥與痛盡去也熟地滋腎救

肺子之枯也。麥冬滋肺救腎母之涸也。上下兩治腎水有潤澤之歡。則肺金自無焦焚之迫。然人子而無焦悴之憂。則父母自有安樂之愉。此肺腎之必須兼治而熱地參冬所以並用而能出奇也。

人有生喉癰於咽門之間。以致喉隴疼痛者。其症必先作癢。面紅耳熱而不可忍。其後嚔唾之時。時覺乾燥。必再加咽唾而後快。久則成形而作痛。變爲楊梅之紅癰。或痛或癢而爲癰矣。夫癰必有虫。咽喉之地。防範出入以稽防盜賊。豈可容奸細之流盤踞爲巡查之卒。其漏泄真情亦甚多矣。夫盜賊在閤門。主師豈明知故縱乎。亦其平日失於

覺察聽其容隱而不加祛逐及其後根深蒂固雖欲殺之而不能矣故世人往往得此病恬不爲意到不能治而追悔於失治也不其晚乎然而人之成此病也實亦有不自知之故此病因腎水之耗以致腎火之沖而肺金又燥清肅之令不行水火無既濟之歡金火有相形之勢兩相鬪鬪於開隘之間焚燒而用火攻傷殘必多而瘡痕聚集久恋於敗燐廢藥之際以爲棲止築壘以居懸崖而窟有不可祛除之患矣治之法仍須補腎中之水而益其肺氣以大滋其化源兼用殺虫之味以治其癰庶幾正固而邪散而虫亦可以盡掃也方用化癰神丹 玄參 一兩 麥冬 一

兩 五味子 一分 白薇 一分 鼠粘子 一分 百子 三分 甘草 一分

紫苑 二分 白芥子 二分 水煎服二劑而痛疼少差又服

四劑而癰中之虫盡死矣即不可仍用此方另用潤喉湯

熟地 一兩 山茱萸 四分 麥冬 一兩 生地 三分 桑白皮 二分

甘草 一分 貝母 一分 薤仁 五分 水煎服連服十劑而瘰

與痛俱除矣方中更加肉桂一錢饑服再為善後之策又

萬舉而萬全也蓋從前多用微寒之藥恐致有脾胃之傷

加入肉桂之補火則水得火而無冰凍之憂土得火而有

生發之樂下焦熱而上焦自寒也

人有生長膏梁素耽飲酒又勞心過度以致咽喉鼻痛人

以爲肺氣之傷也誰知是心火太盛移其熱於肺乎夫飲
酒傷胃胃氣薰蒸宜乎肺氣之熱矣然而胃氣薰肺而胃
土實生肺也故飲酒尙本傷肺惟勞心過度則火起於心
而肺乃受刑矣況胃火助之則火性炎上而咽喉乃成燔
燒之路自然唾涕稠粘口舌乾燥氣腥而鼻而痛症乃成
矣蓋心主五臭入肺爲腥臭又何疑乎方用解腥丹
草二分 桔梗二分 麥冬五分 桑白皮三分 枯苓一分 天門
冬三分 生地三分 貝母五分 丹皮三分 水煎服連服二劑
而痛止矣再服四劑鼻自除矣此方治肺而兼治心治心
而兼治胃者也因膏粱之人其心肺之氣血原虛不滋益

二經之氣血而但瀉其火則胃中之氣血必傷反增其火
熱之熖矣妙在補肺以涼肺補心以涼心補胃以清胃而
火自退舍咽喉不止痛而痛自定也

人有咽喉腫痛食不得下身發寒熱頭疼且重木槌不通
人以爲熱也誰知是感寒而成之者乎然而人不敢信爲
寒也論理用逍遙散散其寒邪而咽喉之痛卽解雖然人
不敢信爲寒以用祛寒之藥獨不可外治以辨其寒乎法
用木通一兩葱十條煎湯浴於火室中如是熱病身必有
汗而咽喉之痛不減也倘是感寒雖湯火大熱淋洗甚久
斷然無汗乃進逍遙散必然得汗而咽喉之痛立除此法



辨寒最確而不特拘之以治感寒之喉痛也

牙齒痛門

人有牙齒痛甚不可忍每至呼號眼淚鼻涕俱出者此
臟腑之火旺上行於牙齒而作痛也治法不瀉其火則
能取效之提然火實不同有虛火有實火大約虛火動於
臟實火起於腑而實火之中有心包之火有胃火虛火之
中有肝火有脾火有肺火有腎火同一齒痛何以別之不
知各經在齒牙之間各有部位也而門牙上下四齒同屬
心包也門牙旁上下四齒屬肝也再上下四牙乃胃也再
上下四牙乃脾也再上下四牙乃肺也再上下四牙乃腎

也大牙亦屬腎經有三牙齒多者貴治病不論多寡

以前數分治之多驗火既有如許之多而治火之法

經以治之矣雖然吾實有統治火之法方用治法仙丹

玄參一兩生地一兩水煎服無論諸火服之均效察其

心包之火加黃連五分察其爲肝經之火也加炒梔子

錢察其爲胃經之火也加石膏五錢察其爲脾經之火

知母一錢察其爲肺經之火加黃芩一錢察其爲腎經

火也加熟地一兩飲一劑而火輕再劑而火散四劑

復如故矣夫火既有虛實之不同何以一方而均治

火之有餘無非水之不足也我滋其陰則陰陽之下

相戢矣況玄參尤能瀉浮遊之火生北亦能止無
二味又瀉中有補故虛實咸宜實治法之巧而得甚
也況又能辨各經之火而加入各經之藥有不取效
神乎或曰火生於風牙齒之疼未有不兼風者但治
不治風恐非妙法不知火旺則生風未聞風大而生
身苟感風邪則身必發熱斷無風止入牙而獨痛之理
火兼治風此世人之悞治火病而用風藥反增其火熱
勢故止痛而愈添其痛矣或疑膀胱有火肝經有火心
有火大小腸三焦有火何俱遺之而不言不知臟病則
亦病腑病則臟亦病治臟不必治腑瀉腑不必又瀉臟

膀胱心與三焦大小腸俱不入於齒牙故畧而不談也○
人有多食肥甘齒牙破損而作痛如行來行去者乃虫痛
也夫齒乃骨之餘其中最堅何能藏虫乎不知遇食肥甘
則熱氣在胃胃火日沖於口齒之間而濕氣乘之則濕熱
相搏而不散乃虫生於牙來稍則更除一二虫久則蕃衍
而且多於是虫損其齒遂致墮落一齒既朽又蝕餘齒往
往有終身之苦者此等之病必須外治若用內治之藥末
必殺虫而臟腑先受傷矣方用五靈至聖散 五靈脂三
分 研絕細末白微三厘 細辛五分 骨碎補二分 各研爲細
末先用滾水含漱齒牙至淨然後用前藥末五分滾水調

如稀糊令漱齒半日至氣急吐出如是者三次痛止而虫亦死矣斷不再發蓋齒痛原因虫也五靈脂白微最殺虫於無形加人細辛以散火骨碎補以透骨引五靈脂白微直進於骨肉則虫無可藏盡行剿殺虫死而痛自止也○人有牙痛日久上下牙床盡行腐爛者至飲食而不能一日夜呼號此胃火獨盛上升於牙有升無降之故也人身之火惟胃最烈火在何處卽於所在之處受病火原易升不易降也火旣升於齒牙而齒牙非藏火之地於是焚燒於兩頰而牙床紅腫久則腐爛矣似乎宜可用治牙仙丹加石膏以治之然而其火蘊結可用前方以消弭於無形